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续完)

——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石 泉

三、古沮、漳经过的几个城邑——临沮、漳(章)

乡、当阳、麦城、枝江都应在今蛮河流域

如果上考无误,古沮、漳就应是汉水的支流,与属于长江支流的今沮、漳二水是两回事。但人们也许会问:是否有可能这两个地区的沮漳在齐梁以前同时并存,而与古郢都、江陵以及某些人们熟悉的城邑相联系的古沮、漳,仍是长江边的今沮、漳?

要判定古沮、漳是否同时有二,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能否在齐梁以前的古记载中找得出同沮、漳相联系的两套山川城邑来。

就我所知,在齐梁以前的所有古文献中,同古沮、漳相联系的山川城邑,都是互有关连的。不同时期的地名或有改变,但其沿革亦仍有脉络线索可寻。在这里决然找不出足以证明古沮漳同时有二的两套地名。

今存最早的有关记载,是《汉书·地理志》(卷28上)。其汉中郡“房陵”县下原注云:“东山,沮水所出,东至郢入江,行七百里。”又南郡“临沮”县下原注云:“《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这两段《汉志》里提到了与沮水相关连的房陵县东山、郢县,与漳水相关连的汉代临沮县及其东北方的荆山,以及江陵、阳水和沔水。(泉按:《汉志》所谓沮水行七百里,漳水行六百里,都是荆楚一带的古里,远小于今里,考详另文②,这里暂不申论。)

魏晋时,杜预《春秋释例》、和《山海经》郭璞注等记沮水源流是:“出新城(郡)昌魏县东南发阿山,东南经襄阳,至南郡枝江县入江。”这里的沮水联系到新城郡昌魏县、襄阳郡境、和枝江县以及枝江附近之“江”。

关于漳水,上引《山海经》郭璞注云:“出荆山,至南郡当阳县,入沮水。”杜预《春秋释例》卷7土地名,“宣四年,漳潏”条稍详,说是:“出新城潏乡县南荆山,东南经襄阳,至南郡当阳县入沮。”这里的漳水联系到了当时的荆山、襄阳郡境、当阳和新城郡的潏乡县,并指明了漳水是在当阳县境流入沮水。

《水经注》的沮水、漳水二篇是今存古籍中记载齐梁以前古沮、漳二水最详的文献材料。现摘引其重要部分如下。沮水篇(卷32)云:

“(经(反映汉魏时地理))沮水出汉中房陵县东山③。东南过临沮县界。〔注,反映宋齐梁时地理〕沮水出汶阳郡④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杜预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发阿山、盖山异名也。沮水东南流,径沮阳县东南。〔泉按:此“东”字与上下文沮水、漳水流向都有矛盾,当是衍文〕。县有漳

水，东逾其县南，下入沮水。沮水又东南，逖汝阳郡北，即高安县界。郡治锡城，县居郡下。城故新城之下邑。义熙初，分新城立。西表悉重山也。沮水南逖临沮县西，……沮水又屈逖其县南。晋咸和中，为沮阳郡治也。沮水又东南，逖当阳县城北。^{④⑤}城因因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东百四十里，谓之东城，在绿林长坂南，长坂即张翼德横矛处也。沮水又东南，逖驴城西、麇城东，又南，逖麦城西，吕关云长诈降处，自此遂叛。传云：子胥造驴、麇二城以攻麦邑，即谚所云：‘东驴西麇，麦城自破’者也。沮水又南，逖楚昭王墓东，对麦城。故王粲之赋《登楼》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与漳水合焉。（经）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注）沮水又东南，逖长城东，又东南流，注于江，谓之沮口也。”

漳水篇（卷32）云：

“（经）漳水出临沮县东（北）^{④⑥}荆山。东南过蓼亭，又东过章乡南。（注）荆山在景山东百余里，新城谿乡县界。……漳水东南流，……又南，（泉按：“南”当作“东”，否则就与经文矛盾。考详后），历临沮县之章乡南，背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漳水又南，逖当阳县，又南，逖麦城东，王仲宣登其东南隅，临漳水而赋之曰：‘挟清漳之通浦，抑曲沮之长洲’是也。漳水又南，澧水注之。……（经）又南，至枝江县北乌扶邑，入于沮。（注）《地理志》曰：……漳水……东至江陵入沮水，注于沔，非也。今漳水于当阳县之东南百余里而右合沮水也。”

以上几段有关古沮漳所经山川城邑的记载，基本上都是互相关连、彼此呼应的，其中《水经注》是一部已经残缺，并受到后人严重窜乱的书。这里所引两段，亦有此迹象，因此只能在与其它较可信的有关古记载核对、印证，并作必要的订正之后，在与其它较可靠材料不相矛盾的情况下，才能凭信。对于上引各段材料中提到的许多古地名，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一一详考。这里只选择几个较为关键的地名来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齐梁以前究竟在哪里，则古沮漳的位置也就更可看清了。

以下我们谨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五个与古沮、漳密切相关的城邑故址，进行一番新的探索。

（一）临沮与漳（章）乡。

前人对临沮故城的所在，解释很乱。较早的唐人记载如杜佑《通典》，说是在当时的当阳县北^{④⑦}；《元和志》则云在当阳西北，而南漳也是汉临沮县地^{④⑧}。《太平寰宇记》沿袭《通典》的县北说，同时也说南漳县是汉之临沮县地^{④⑨}。《大明一统志》也只笼统地说在南漳县境而不能实指^{⑤①}。到清代，则有了四种说法：《清一统志》仍沿《元和志》当阳西北之说^{⑤②}；《方輿纪要》则认为在今南漳西南六十里^{⑤③}；乾隆《襄阳府志》说在南漳县西南三百里今沮河支流的通城河附近^{⑤④}，（同治《南漳县志》及光绪《襄阳府志》都沿袭此说）；此外还有认为在今远安县西北的^{⑤⑤}。其所以会有这样纷纭的说法，看来还是由于误把古今二沮、漳合而为一，据今之荆山、当阳等位置以及沮河上游所经，来推定古临沮的位置，因而才会如此。

我们从上引齐梁以前诸古记载来看，古临沮城的位置是同古沮水和荆山直接相联系的。前文已考定：古荆山是在今南漳县西北，又在汉临沮县东北方。由此可以推知，汉代临沮城必应在今南漳西境、今蛮河上游北岸的河谷中，而这也正是上文所考的古沮水滨。在这一带，较大的一块河谷平原是长坪，位于今南漳县西一百里（清里，稍大于今里），正当上考古荆山的西南方。至今这里还是县西的一个重要市镇和长坪公社所在地。在清末民初时，还有小船可以从这里通往下游^{⑤⑥}。看来很可能汉临沮城就在这里。据《晋书·地理志》（卷15），临沮在晋初，属于襄阳郡，原注还说：“荆山在东北。”可见晋初的临沮县城还是汉魏旧址。

到东晋时，县址已有变动。《南齐书·州郡志》“荆州”总序云：

“桓温平蜀〔按：在公元347年，晋穆帝永和三年〕，治江陵。以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径裁通，南通巴，东南出州治，道带蛮，田土肥美，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卷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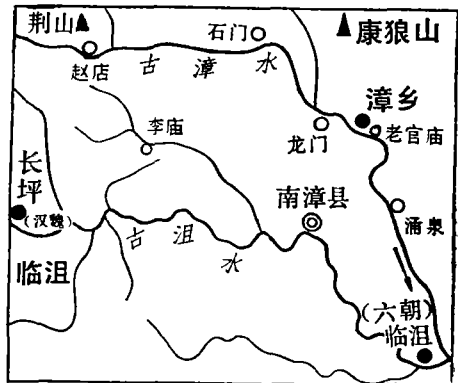
又，同书《蛮》传云：

“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郡。西北接梁州新城郡，东北接南襄城郡，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卷58）

据上引，并结合前引《荆州记》和《水经注·沮水篇》关于汶阳郡及其属县的记载，可知汶阳郡位于当时的临沮西境，其西北是梁州新城郡。据《宋书》（卷37 梁州）及《南齐书》（卷15 荆州）两州郡志，新城郡（《南齐书》作“南新城郡”）属县有祁乡（即“沔乡”之异写^⑪）、昌魏、房陵等县。据上文所引《左传》杜注及《山海经》郭璞注，古漳水发源的荆山就在沔（祁）乡县南，古沮水发源的景山（发阿山）在昌魏县东南，则沔乡县当在今南漳老龙洞以北的谷城县东南境。这里还可举一条旁证：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卷7）水名，“（桓）十三年，鄢”条云：“（鄢水）出新城沔乡县，东南经襄阳，至宜城县入汉。”古鄢水发源地当在今南漳县东北境近襄阳县界的七里山，西与谷城县东南境相连。即上引《水经注·沔水篇》“夷水”条所云与荆山（在沔乡县南）相连之中庐县康狼山，考详另文^⑫，七里山一带既亦属沔乡县界，则沔乡县城之在今谷城东南境自更可凭信。流行说法把沔乡县定在今保康县南^⑬，就与荆山在沔乡县南的方位不合，（即使按流行说法，以今南漳西南的今荆山方位来衡量，也不相合），因而是不对的。昌魏县当在古景山（发阿山）西北，则其位置当在今保康县城北，亦即沔乡县的西南方。流行说法把昌魏县的位置定在今房县西南^⑭，也是不对的，看来当是由于摆错了古景山位置（考已见前）的结果。总之，沔乡、昌魏两县就在当时新城郡的东南境，而房陵则在今房县^⑮，还在昌魏以西。这样，位于古沮水上游。东西长二百里（古里，远小于今里^⑯）的汶阳郡、既是西北接新城郡，就必然与沔乡、昌魏接界，而在二县东南，从而必然位于今南漳西境与保康东境的蛮河（古沮水）上游一带，直至近世，《清统一志》还记载：南漳县西一百里有汶阳洞，并云：“古汶阳郡以此得名^⑰”。而这里与长坪镇的方位基本相合，也正是汉至晋初的临沮县城所在。这就反证临沮县治至迟在桓温于此设汶阳郡之前，已经向东迁徙了。

在《水经注》中也可看出这一迁徙的某些迹象。沮水篇的经文还提到荆山在临沮东北，但在注文中就全未提起了。另一方面，临沮与当阳的距离却显得近了。这就与上文提到的今南漳东境武安镇以西十余里、紧靠蛮河北岸的临沮岗（亦名临沮寺，通称临沮）位置大致相合。这里是一片较大的平坝地，现在还有古城遗址，当地人都说这是古代的县城^⑱。看来这里应即东晋至齐梁时的临沮城址。

临沮位置既如上考，漳（章）乡的地望也就好定了。漳乡亦作章乡，后者当是简写^⑲。据上引《水经注·漳水篇》，漳乡为临沮的属邑，位于古漳水北岸。古漳水上游当即今清凉河（亦称王家河），考已见前。据《水经注·漳水篇》所记，在漳水上游还有一些城邑，所以漳（章）乡位置估计约当在今南漳县北25里之龙门集以东、老官庙附近清凉河北岸地（清凉河于此由东转南流）。关于汉魏六朝的两个临沮城和漳乡地望，略如右图。



漳乡是三国时关羽由麦城出走后，被吴军截获擒杀之地。弄清漳乡的大致位置，对于后文考定古当阳与麦城的所在，以至校正今本《水经注·漳水篇》中被后人窜乱的水流方向，都将有帮助。关于这方面，后文就要详谈。

(二) 当阳与麦城(附昭丘)

从上引《水经注》沮水、漳水二篇可以清楚地看到，宋齐梁时的当阳县城是在当时的沮水(今蛮河)南岸，漳水也流过县境，麦城则在当阳城东南，位于沮漳之间，在沮水东、漳水西，当二水即将会流之处。麦城就是汉末三国时诗人王粲登楼作赋的地方^①。在这篇《登楼赋》中，几句话话对我们进一步推定麦城和当阳的大致所在，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即：

“……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峰。……”(昭明《文选》卷11，王仲宣《登楼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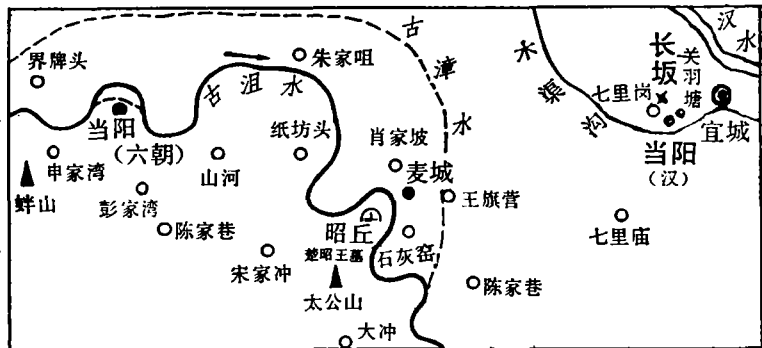
作者在这里向我们描述：当时麦城以北是一望平原，同时又可以远望荆山。据此可以推知，麦城当在今宜城西境蛮河流域平原南部，古荆山则在此平原的西北远方，而《水经注》时代的当阳城，据上引《漳水篇》所记，则当在麦城西北约百馀里(古里)今宜城西境、近南漳县界的蛮河南岸，亦即上考临沮城以东的下游不很远处。据同治《宜城县志》所记，在今宜城西境近南漳县界的蛮河南岸，蚌山头以东、朱家嘴以西、正有一个“故县城”又名北湖冈，并指出“城址尚存，背负小尖山，面带蛮河^②”。《县志》认为这里是“故宜城”，恐非是，考详另文^③。1980年三月下旬，我们曾去那里(今属朱市公社山河大队)作了一些初步考察。小尖山在当地俗称“猫儿石”，是附近较高的一座山，由于山顶是尖形，故名。山前(北麓)是一片岗地。岗地之前，北至蛮河南岸，是一片小平原。据当地群众说，这里原是河滩，开成田地没有多久。在几十年前，蛮河主洪道还向南湾(东南流，再转东北)，流过这里。这些年来，则已北移，所以这块平原加大了。这里过去的地形同上引《水经注》所谓：“(当阳)城因冈为阻，北枕沮川”，以及《县志》所谓“(故县城)背负小尖山，面带蛮河”的形势是相符的。现在这块曾被《县志》称为北湖冈并云有“故县城”遗址的地方，有彭家湾、申家湾(又名申家嘴，偏西，近蚌山)和陈家巷(在彭家湾东南约二里)等几个自然村。在彭家湾，砖瓦碎片不少，长达一里左右，有米字形几何纹砖及斜方格纹厚砖以及大量素面无纹的灰、黑色砖瓦等。申家湾后面的岗地上，群众也挖出过几种几何形花纹砖。陈家巷、我们这次未能前往，但50年代的文物普查材料曾指明那里有古遗址，据云地表有不少泥质灰陶与绳纹陶片等汉代遗物。由于未得亲见，不能作任何判定。总之，这一带在汉魏六朝时曾有较大的居民点以至古城址，是很可能的。结合上考古代地理形势，特别是古沮水与临沮城的位置来看，六朝时的当阳在今宜城西境朱市公社山河大队一带，是可以讲得通的。

这样，位于这个当阳城东南，古沮、漳会流处的麦城，就应在今朱市公社(朱家嘴镇)东南方蛮河东岸的石灰窑一带，因为今蛮河正是东流过朱家嘴以后，就转南流，过石灰窑西，再转东南流，最后注入汉水。而《水经注》所记的麦城也正是位于古沮水东流南转后的东岸，与石灰窑一带位置相合。1961年冬，我与湖北省博物馆王善才同志去宜城楚皇城遗址一带考察时，就曾听到当地同志谈及石灰窑附近发现了古代街道遗址，有汉代器物出土。1980年三月下旬，王善才同志和武大考古教研室的同志又去看了一下，得知近年来那里的地理景观已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由于石灰窑一带地势较低，不少地面已被河沙淤垫，又加上当地大量开采石灰，破坏遗址、古墓的情况就更难免。例如1957年文物普查时，在石灰窑东约一里处曾发现汉代遗存，面积较大，当是一处古遗址，但现已被淤沙复盖。又据当地群众反映，

1975年修水渠时，在石灰窑东南约三里的陈家巷一带挖出过古墓，出土不少铜器。今年三月我们去考察的同志们在石灰窑北面约三里，地势较高的肖家坡（西距蛮河一里）又遇到已被群众挖出的几座古墓。我们的同志们看到了一座墓中出土的墓砖，花纹达八种之多（有弧形、菱形的几何纹，也有圆圈纹；砖面的一方，有横或竖的绳纹）。从砖的制作及花纹作风看，初步估计墓的时代不早于东汉，可能属六朝时期。肖家坡、陈家巷地势都高于石灰窑，从这一带屡次发现古墓来看，可能有古墓群，因而也必有相应的古遗址以至古城址在附近。而这里又正与本文所考的麦城位置相当。

这里也顺带向考古界提出一条关于春秋楚昭王墓（昭丘）所在的新线索。王粲（东汉末人）《登楼赋》所说的“（麦城）西接昭丘”是关于楚昭王墓的今存最早记载。上引《水经注·沮水篇》又作了更具体的描述，本文注⑤⑦也有补充考释。流行说法认为麦城在今沮漳河会流处，因而把昭丘也定在今当阳县东南的今沮河西岸。但如依本文所考，则与麦城隔古沮水（今蛮河）东西相望的昭丘，就只能在朱市以南、蛮河以西的太公山东面的低丘上，正在山河大队（宋齐梁时当阳城所在）东南。这同《文选》李善（唐初人）注《登楼赋》中的“昭丘”时引《荆州图记》所云：“当阳东南七十里（古里，约合今廿余里）有楚昭王墓，”位置亦正相符。另外，余知古（中唐人）《渚宫旧事》卷2“屠羊说从（昭）王出奔”条引郭仲产（刘宋人）《荆州记》云：“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余里，沮水之西。”后人也曾据以推断楚昭王墓在今江陵西北、沮河以西的枝江县境，因而又增加了一个分歧说法。其实这条材料与上引《登楼赋》、《水经注》和《荆州图记》所说并不矛盾，因为按照拙作《古郢都、江陵故址新探》所考，刘宋时的江陵城当在今宜城南境的胡岗附近⑥，从而与昭丘之间的相对方位与里数又正相符。《渚宫旧事》同卷同条原注又引《舆地记》云：“昭王墓，卤簿〔仪仗队〕二百。”这也反映出中唐以前，人们对于楚昭王墓的某些具体情况尚有所知。据上所考，建议考古界的同志们在访寻楚昭王墓时，不要忽视宜城太公山这条线索。

《水经注》还记有一个被称为“东城”的当阳故城，说是在当时的当阳城以东140里（古里，约合今四五十里），并云其北有长坂，即张飞横矛拒曹兵处。这显然就是汉末三国时的当阳城。《三国志·孙权传》（《吴志》卷2）云：“（吕）蒙据江陵，……关羽（自襄阳）还当阳，西保麦城。……因遁走。”关羽由这个当阳往西退保麦城，可见这个当阳还在麦城以东，而麦城则是在六朝时的当阳县东南，所以关羽所到的当阳，只能是《水经注》所记的当阳东城，如按本文所考，这个汉魏时的当阳城应该是在石灰窑以东、今宜城县以西不很远处，可能在今七里岗附近。岗东不远处，至今尚有“关羽塘”地名，亦可作一旁证。这一带的有关古今地名位置，略如右图。



汉魏时的当阳县城何时西迁到《水经注》时代的当阳

县址。现已不可确考。但盛弘之《荆州记》已提到：“当阳县东南有麦城。……”⑤⑦可见在刘宋前期元嘉年间，当阳县址已与《水经注》时相同；则其迁址盖不出三国中期至刘宋前期这一二百年间，估计很可能是在公元248年吴将朱然于击退魏军大举围攻江陵之后，重修江陵城，

迁址于南岸之时^④，为了重新布置对魏人的防御体系，而迁当阳城于古沮水（今蛮河）南岸新址，以便于据守。

流行的说法认为古代当阳就在今当阳县附近^⑤，这是把古沮、漳二水当作今之沮漳以后，因水以释地，所得之必然推论。但据上文所考，汉临沮城当在今南漳县西境的蛮河边，东晋以后的临沮城在今南漳东境、武安镇以西、蛮河北岸的临沮（寺）岗，则在此临沮以东的当阳城，以及在此当阳以东百余古里的汉代当阳城，又怎能远在今当阳县境？水道又岂能相通？

这里我们还可以另举一条有力的论据。《三国志·吕蒙传》（见《吴志》卷9）云：

“（吕蒙攻取江陵。）……（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孙）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羽由麦城去漳乡是往西走。漳乡位于古漳水上游，又属临沮县境，这是上引《水经注》和《三国志》等一致的记载。如按流行说法，认为麦城在今之沮、漳合流处，则由此麦城去漳水边的漳（章）乡就只能北行，而绝不能往西走，这就同《三国志》所记不能相合了。只有按本文所考，麦城在今宜城西境蛮河左岸的平原，漳乡在今南漳县北、龙门集附近，则由麦城去漳乡，才能是“西走”（偏北），从而与《三国志》所记正合。

我们也需要借此校订一下今本《水经注·漳水篇》中的误字。《水经注》的沮水、漳水二篇，就其发源地及所经城邑而论，同齐梁以前有关沮漳的其他古记载都是基本相符的，足证其所记皆为同一沮、漳，而非有二。但《水经注·漳水篇》所记漳水流向却基本上是南流，又与其他相关的古记载不合，而与今之漳河流向则大致相符。这也是流行说法以今之沮、漳作为古沮漳的重要依据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漳水篇中涉及流向的那些个“南”字，就会发现问题。

首先，它形成了《水经注》本身的自相矛盾。如注文所云：“〔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这两个“南”字彼此就有矛盾。漳水如南流，就只能过章乡东或西；如过章乡南，就只能东流，断无南流而又过章乡南之理。故此二“南”字必有一误。而这段前面的经文则为：〔漳水〕又东，过章乡南。”据此可知，注文的前一“南”字当为“东”字之误。

其次，注文记漳水过漳乡后的流向是：“又南，径当阳县，又南，径麦城东。”这样的话，由麦城至漳乡就成为向北走，而同上述《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所记关羽由麦城“西至漳乡”无法相符了。据《三国志》以校《水经注》，则这里的两个“南”字，至少第一个“南”字当为“东”或“东南”。（“又南”与“径当阳县”之间，疑亦有脱文）。这样订正之后，《水经注》中的漳水流向也就与齐梁以前的有关古记载相通，转而与流行的传统说法合不上去了。

（三）枝江

按照本文以上所考，古沮、漳二水是在今宜城南境入汉水的，则位于古沮水入汉江之处的古枝江县就只能在今宜城县东南、蛮河下游的汉水西岸地。而从上引《水经注》沮水、漳水两篇的水流方向来看，当时的枝江县应在当阳（当在今宜城西境），东南方，因而也正相当于宜城南境的汉水滨。这同上面推定的古沮水入汉处也正相符。

古记载中还有足以印证的有力论据。《宋书·州郡志》（卷37）荆州“南郡太守”条云。

“宋初领县九。……旌阳，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枝江。二汉无旌阳，见晋《太康地志》，疑是吴所立。”

这个旌阳县能并入枝江县，可知其必当邻近枝江。《宋志》说旌阳县“疑是吴所立”，误。旌阳属魏，在《三国志》中有所载。《魏志·明帝纪》（卷3）云：

“景初元年，……十二月，……丁巳，分襄阳(郡)临沮、宜城、旌阳、鄧县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

“旌”与“旌”古通用⑥。旌阳即旌阳之异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旌(旌)阳在曹魏时曾属襄阳郡，并且同襄阳以南的临沮、宜城、鄧县一道属于襄阳南部都尉统辖。这就证明旌阳必在襄阳以南的汉水西岸，并与宜城等县邻近。旌阳在《晋书·地理志》(卷15)中已改属南郡(在当时襄阳郡南邻)，而宜城等县则仍属襄阳郡。由此可知，旌阳在魏襄阳南部都尉所统四县中，位置必较偏南，应还在宜城以南，位于两郡交界处。另一方面，邻近旌阳的枝江县则由三国至齐梁一直属南郡。这就证明枝江还在旌阳以南，并与旌阳接界，因此旌阳才有可能于元嘉年间并入枝江。这也就可证当时的枝江县不会在长江边的今枝江县附近，而只能靠近旌阳，也位于今宜城南境与钟祥交界处的蛮河(古沮水)下游地带，因而也就正好同上述齐、梁以前诸有关古记载相合。

但问题还不能就此简单地结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于流行说法之主要依据，即：今本《水经注·江水篇》(卷34)内关于枝江的一段记载进行必要的分析，看看同以上所考，能否合得上。这一段的原文摘录如下：

“〔经〕(江水)又东，过枝江县南，沮水从北来注之。〔注〕……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地理志》曰：‘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也。……县西三里有津乡。……春秋庄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应劭曰：南郡江陵有津乡。今则无闻矣。郭仲产云：寻楚御巴人，枝江是其途便。此津乡殆即其地也。……盛弘之曰：县旧治沮中，后移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县左右有数十洲，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自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江水又东，会沮口。楚昭王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卷34)

这段《水经注》同本文前面所引的有关古记载(包括《水经注·沮水篇》)以及据此而作的考释，是矛盾的。因此，对于今本《水经注》的这一段，就更需要对照其他相关的古记载进行审慎的分析考订，看看可靠性究竟有多大，有无脱文、错简以及被后人据后代地理观念窜乱的形象。

首先，这一段的经文所记沮水入江的流向是南流，这同沮水篇经文之沮水东南流入江，就有出入。结合上引齐梁以前诸古记载，特别是汉代的记载(说沮水是东入江)来看，这里的“沮水从北来注之”当有脱误，应按沮水篇所记方位，作“沮水从西北来注之”为是。

其次，这段注文说，位于百里洲上的枝江县治是“西去郡百六十里”(古里，远小于今里)。郡指南郡城，即江陵。这就同注文后面所说：“(枝江)县……东及江津，……”(江津在当时江陵城东南不远)互相矛盾；同今本《水经注·江水篇》的江水先过枝江，后到江陵的篇章、段落安排更是不合。按照流行说法，枝江和百里洲乃在长江边的江陵以西，郡城在枝江县东，不当云“西去郡”。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因而认为“西”当为“东”字之误⑦。但如按本文所考，枝江当在今宜城东南、蛮河入汉处，而江陵当在今宜城南境。(考详另文)⑧，则正在枝江以西(偏北)，与“西去郡”正合。

第三，上引《水经注》说，在枝江县西三里的津乡就是《左传》所记庄公十九年巴人大败楚师于津的所在，并引郭仲产所说：“寻楚御巴人，枝江是其途便，”以此证明津在枝江境内。

按照流行说法，巴国在今四川重庆一带，楚郢都在今江陵附近，则由巴攻楚，是沿长江出三峡而下，正好经过今枝江附近，是完全讲得通的。但如按本文所考，枝江乃在今宜城东南之蛮河下游入汉处，则将如何解释上述郭仲产的那句话？

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弄清上述的巴国究竟在哪里？具体分析一下有关春秋时巴国的材料，可知《左传》中所记的巴国，其实有二，都不在今重庆一带。其一是在汉水上游，大巴山北，今陕南地区，即与楚破邓（事在《左传》桓公九年），与秦楚共灭庸（在《左传》文公十年）的巴国，前人对此已有考释^③，我将于另文（《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作进一步探讨，这里暂不赘述。此外，还另有一个巴国，就是《左传》庄公十八年至十九年所记攻取楚之郢处，“遂门于楚”，大败楚师于津的巴国。那处，据杜预注，即魏晋时南郡编县东南的那口城，而编县即使按流行解释，也说是在汉水以西，今钟祥与荆门县境之间^④。由此攻至楚郢都城下，怎能经过流行说法所认为在今江陵以西的枝江县境？巴是个小国，巴人叛楚，首先攻取那处，则此巴国当近那处。关于这个巴国故址的考释，由于牵涉到相当广泛的古荆楚地理问题，此处不能详谈，另有专文具体讨论^⑤。这里只拟略提几句，借以对上述郭仲产的话稍加阐释。简言之，这个巴国应即六朝时巴丘湖（即汉代之华容云梦泽唐宋之长林云梦泽、春秋时“江南之梦”）^⑥与巴陵县（即三国时巴丘城，不在今湖南岳阳）之“巴”，而巴丘湖则当在今钟祥西北境汉水支流的利河流域下游北岸朱堡埠以北一带，巴陵县（三国时巴丘城）当在此泽以南而东近汉水，为当时兵争要地。据此，则这个古代巴国位置亦当在汉水西岸，今钟祥西北境与荆门东北境一带，即古那处城稍南之处。近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还提到在钟祥城西北约二三十里外，有巴岭山，（见卷72，湖广一、全省图经，承天府部分）、亦可参证。巴人北攻那处，乘胜“遂门于楚”，则楚都距离那处也不会很远。枝江，如按上文所考，在今蛮河入江处，则亦位于那处北面不远。巴人由那处攻楚都城，楚人加以抵御，而枝江县境是“途便”，这岂不正可反证楚郢都当在今宜城南境？这样，郭仲产的记载就完全可以解释得通了。（请参阅左图）



据上所考，可看出上引今本《水经注》关于枝江的这一段，有不少地方已非本来面目。注文内牵涉到的河流与城邑方位的字句，有不少已是后人（很可能是唐宋人，如唐代读《水经》的陆澹，删《水经》的李吉甫等^⑦）据后世地理观念加以改动配补的结果；而把有关枝江这一段与长江水道连成一气，看来也是一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今本《水经注》这一段虽然在地理方位上已被后人窜乱，但其对枝江一带地理景观之描述，却仍保存了不少本来面目。这里是个川流纵横、江汜枝分的地方，土地很平敞，县左右有许多沙洲，枝江县治就在洲上。这些景观仍可作为帮助我们确定古枝江县位置的重要标志。

就在今宜城县南境与钟祥县交界的蛮河入汉处，亦即本文所考的古枝江县附近，也正有这样的地理景观。这从现在较详细的地图上，以及《宜城县志》的记载上，还有近人有关汉水流域地理的调查报告及论文中，都有明显的印证^⑧。而《汉书·地理志》南郡“枝江”县原注所云：“江沱出西，东入江”，和这一景观也可以相证。这里的汉江是南流，枝江位于西岸，汉水在枝江稍北处分出一道汉流（所谓“沱江”）经过枝江以西，再东转，绕过枝江县南，又与主洪道相会。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枝江县就恰好处于江中的大沙洲上，同上引《水经注》所记

“(枝江)县治(百里)洲上”，又是相符的。

这里必须打破的一个旧框框，就是认为古文献中的“江”字专指长江。对此，已另有专文详考^⑧，前面并已举例说明汉水亦称“江”。这里还需指出：今蛮河在古文献中亦屡有“江”之称。最明显的莫过于《晋书·桓玄传》(卷99)所云“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当时的武宁郡领长林、乐乡二县，郡境在今钟祥西北境荆门东北境一带，这是流行说法也无异议的。则位于武宁郡北面的这个“江”，只能是指今蛮河。同样，先秦的“江南之梦”，其实也是指的此“江”之南。例子还不止此，将于另文再作补充^⑨。

最后，还可以联系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地望的一种说法——枝江说，提出一点新的看法。

《史记·楚世家》(卷210)：“……熊绎……居丹阳”句下，裴驷《集解》引徐广(晋宋时人)曰：“在南郡枝江县。”张守节《正义》引颖容(东汉末人)《春秋三传例》云：“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枝江”县原注云：“……有丹阳聚”。这些材料一向都被认为是楚故都丹阳在今枝江县境的证据。但是，如按本文以上所考，则徐广、颖容以及《续汉书·郡国志》所说的汉晋时枝江县境的丹阳故城或丹阳聚，就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境蛮河入汉处，从而与长江边的今枝江县以至当阳县季家湖的古城址(旧属枝江县境，在草埠湖附近，最新的说法认为这很可能是楚丹阳故城)都根本连不上了。

以上我们将古沮、漳经过的几个城邑——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的位置，逐一进行了考释。汉魏六朝时的两个临沮城都在今蛮河中上游北岸，漳(章)乡在临沮县境而又位于古麦城以西；麦城在汉当阳城以西、六朝时当阳东南，而六朝时当阳又在晋宋以后的临沮以东；古枝江则又在六朝时当阳东南方。总之，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齐梁以前古文献中所记同古沮、漳相联系的山川城邑，彼此都互有关连，不同时期的地名方位或有改变(如临沮、当阳)，但其沿革变迁仍有脉络线索可寻，在这些原始材料里决然找不出足以证明齐梁以前古沮、漳同时有二，一在今沮、漳，一在今蛮河流域的两套地名来。至于楚郢都、汉江陵城以及六朝梁末以前的江陵城附近之沮、漳，也就是本文所考的古沮、漳(今蛮河)，本文已略有涉及，将于另文(《古郢都、江陵故址新探》)详细考释。这里就暂不多谈了。

四、古沮、漳下游的变迁

关于古沮、漳二水下游的情况，古记载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八经”(卷5)云：“……漳水……东南流，注于睢。”这是古沮、漳下游合流的较早记载。《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卷28上)。又，同卷汉中郡“房陵”县原注云：“东山，沮水所出，东至郢，入江，……”。这是沮、漳下游不合流的较早记载。《水经注·漳水篇》经文云：“(漳水)又南，至枝江县北乌扶邑，入于沮。”(卷32)。这是反映汉魏时沮漳下游合流的又一种记载。杜预《春秋释例》、《山海经》郭璞注以及酈道元《水经注》都说沮、漳在当阳县东南合流，最后于枝江县境入江^⑩。这是反映六朝时期情况的第四种说法。

关于古沮、漳下游水道的变迁，前人已有注意到的。杨守敬在所著《沮漳水考》中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盖自《山海经》至今日，漳、沮之水凡四变矣。古时沮水纳漳之后，东南流，入沔。(即《汉志》阳水之道)，至汉时，则漳水不入沮水，(其分流当在今当阳之北)，而东南合阳水，(‘阳’、‘漳’音近)，

入沔。沮水则独至郢入江。(古郢城在今江陵东北三里)。至作《水经》，漳水还合沮水，而沮水则南流至枝江入江。(《水经注》谓之沮口，即今江口也。)至明时，枝江之流又绝。(见荆州旧《志》)，乃由江陵城西入江，即汉时沮水入江之故道也。……”(见《晦明轩稿》，上册，光绪辛丑[日七年]邻苏园刊本，页70下—71上。括号内的文句是原注。)

这里指出了古沮漳下游水道变迁的四个阶段。后文还举了些例子证明今本《山海经》所云“沮水入江”当为入沔之误，楚昭王由郢涉雒、济江、奔随，所济之“江”，实即汉水。

今按：杨文论点建基于两个前提，其一是认为古之沮、漳即今之沮、漳，其二是把这些有关古文献中的“江”字，都理解为专指长江。这样来探讨古沮、漳下游水道的变迁，自难免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状况。首先，流入长江的今沮、漳，不可能有东南入沔之途。这只要看看这一带的地形图及水流方向，就可知道。只有到现在，漳河水岸建成，水位提高了，才有可能通过开挖人工渠道，引水库的水东南行，至沙洋附近入汉。其次，《汉志》明言：漳水是东流过江陵，入阳水，再转入沔水。如按杨说，汉代漳水，即今漳河，由今当阳县附近转东南流，入汉水，就又同《汉志》不符。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就可明显看到：漳水只有南流，才能至江陵附近，但却已近长江边了。这里又没有山陵阻挡，怎能不入长江，反而东北转(而这一带地势却是东南倾)，经古阳水入沔，而不入江？这又是显然说不通的。

如按本文所考，则古沮漳并不是今之沮漳，而应在今蛮河流域。其下游虽有变迁，但都是直接间接流入汉水，并不入长江。从这一带的地形看，古沮水下游的变迁不会很大。其入汉江之处，《汉书·地理志》说是在郢县；魏晋以后，直到齐梁，都说在枝江。郢县故址，古今解释都认为在江陵以东或东南^⑩。古江陵城应在今宜城南境，考详另文^⑪，则郢县自亦当在今宜城东南，蛮河与汉水之间，近汉水西岸处，和本文所考当时的枝江县应是邻县。郢县在王莽时，废为郢亭，(见《水经注》卷34江水篇)。东汉以后，始终未再设县，通称为郢城。其故地应已分属枝江及江陵，所以，后世的杜预、郭璞、酈道元等就都按当时的地理区划而记述沮水入汉江之处于当时的枝江县境。当然，古枝江县境正是江沱枝分之区，沮水下游水道有摆动，也是难免的。但无论如何，摆动的幅度将出不了地形允许的范围之内，即今宜城、钟祥间的汉水两岸地。

古漳水下游的变迁就比较大了。在《山海经》成书的时期(先秦?)，它是东南流入沮水，但具体位置已不详。在《汉志》的时期(西汉至东汉初)则不入沮水，而于流过江陵城后，转入阳水，与沮水分途入汉江。在《水经》的时期(东汉、三国)，漳水又于当时的枝江县北(近汉水处)入于沮水，合流入汉。三国后期，魏将王基上疏论江陵一带形势所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反映出沮、漳二水此时还流过江陵附近，与《水经》所云漳水于枝江县境入沮，是大致相符的。但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变化。由晋初至齐梁，在杜预、郭璞、酈道元等的著作中，漳水入沮之处，又西移到当时的当阳县东南境麦城附近，由此合流，东南入汉。

梁末、江陵城受到大破坏。西魏并吞了这一带。此后，从梁末到唐朝前期的二百年间，有关沮、漳的材料保存极少，情况很不清楚。到唐宋时期，宜城平原上的“长渠”与“木渠”出现以后^⑫，其流经之处，大都邻近上文所考的古漳水下游水道，(也可能部分地利用了古漳水故道)。於是此后在宜城平原上，古漳水下游就消失了，只剩下一些遗迹，如经过楚皇城遗址(在今宜城县南十五里外的郑集公社东面)的北城墙外，东南通往赤湖的“老河沿”，看来应属古漳水下游的一段^⑬。1961年十一月，我们还曾沿着这条“老河沿”一直走到八里外的赤湖。

1980年三月，我们再到那里，赤湖已经消失，改成了良田，中间修成了一道排水的大沟，而老河沿故道则已被大沟切成几小段，遗迹所餘有限，只有“赤湖”这个地名仍然保存下来。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

现在的清凉河(又名王家河，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本文所考古漳水上游)是在南漳县武安镇以西入蛮河。这同上述齐梁以前诸古记载关于古沮漳的合流地点都不合，该如何解释？

关于这点，如果综合上文已考的古漳水下游所经各地来看，只能解释为：古沮、漳二水在今武安镇附近合而又分，(合的部分很短)，在今蛮河(古沮水)以北不远处，并行东流，过今朱市公社(朱家嘴)以北，(相当于《水经注·漳水篇》所云漳水流经的当阳县北境)，然后南转，过肖家坡、石灰窑(古麦城当在这一带)以东，南流入今蛮河(古沮水)。这同杜预、郭璞、酈道元所记漳水下游的流向与所经城邑，可以相合。如按《汉志》所记，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扬)水，转入沔水，则古漳水当继续沿长渠或木渠的下游或附近，东南流到赤湖，转入汉水。如按《水经》所记，漳水于枝江县北入沮，则当经由赤湖西南方的赤湖岗南面入蛮河。

像这样二水在中上游合而又分，却始终各保持原名的情况，在古代也是有的，北方著名的济水就是一例。古济水发源于今河南省北部济源县西的王屋山，东南入黄河。合流数十里，又分流，在合流时，亦各仍原称^②。古沮、漳与此相类，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结 语

本文主要依据较古的(大多数也是常见的、通常被认为可信的)文献材料，结合地形图和一些初步的实地调查所得，对于齐梁以前古沮(睢)、漳二水的发源地、流向、所经城邑及下游变迁等，理出了个大致的眉目。概括言之，古沮、漳应是汉水的支流，即现在发源于保康县东(偏南)，流经南漳北境和宜城平原上的蛮河流域，而与今之沮、漳，除了名称相同之外，在地望上全然是两回事。这样，位于古沮、漳近旁的一些山川城邑也就不能按流行说法，都定在今沮、漳附近，而只能是也在今蛮河流域了。

这当然不能只凭简单的推论就定下来。本文选择了古沮漳源流所经的古代荆山与景山以及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等较有代表性的城邑为例，通过对这些城邑及对古沮、漳发源地的考释，看出齐梁以前有关古沮、漳二水源流所至的记载，彼此都有内部联系，——这些城邑与二水有联系，城邑之间以及城邑与二水发源地之间，也各有直接联系。各个古记载就是通过其所记的有关山川城邑之一致性与连续性，彼此联系起来，成一体。例如：汉江陵城就通过古漳水、同临沮、荆山相联系；六朝时，枝江、当阳彼此间相对方位明确，又通过古沮水同临沮相联系，而麦城则既同当阳、漳乡、临沮等地望直接相联系，又正位于古沮、漳之间的合流处；另外，枝江同魏晋宋之旌阳县邻近，而旌阳又与魏之襄阳南部都尉与晋襄阳郡所统宜城等县相联系。凡此等等，皆足证齐梁以前古记载(也包括一部分隋唐以后的记载)中的古沮漳二水，都是一回事，而非同时有二沮漳。

今存史料中明确反映沮漳二水南流入长江(即今之沮漳)的较早记载，见于中唐时期成书的《通典》卷183江陵郡(荆州)“当阳”县(已在今之当阳县)原注，也只极简单地提到一句“有漳沮二水”而已。后此不久的《元和志》荆州部分已佚，是否有此记载？已不可知，但房州永清县下则仍明确记有东南入汉江之沮水，与本文所考的古沮漳地望相同，已见前引。下至宋代，名著如《寰宇记》及《舆地纪胜》等所记沮、漳二水，位置皆与今沮、漳同，但仍简略、片段^③，

远不如齐梁以前有关古沮、漳记载之源流清楚,描述具体。直到清代,始有详备的记载,并与古沮漳相联系,合二而一,成为现在的流行说法^{②9},而入汉之古沮、漳则名称逐渐湮灭,自北宋以来已渐为“蛮河”、“酃水”之名所取代^{③0},但也仍保存下一些如前文所引的民间习称与零星记载。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史无明文。将于今后对此另作探索。

本文提出了古沮、漳在今蛮河流域的新看法,就必然要引起的一系列新的疑问。其中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水经注·沔水篇》中记有夷水,又称蛮水、酃水,而且写得很明确,这条水是流经宜城县附近的。流行说法一向认为这就是今之蛮河(酃水),地名也都相符,反之,任何古文献中都从来没有古沮、漳流经宜城的记载,如果本文认为今蛮河(酃水)是古之沮、漳,那么将置古蛮水(酃水、夷水)以及当时的宜城县于何地?

这是个必须回答的相关问题。对此,我将在《古酃、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郢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酃都、汉宜城县》一文中进行具体探讨,并作出解答。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问题是:位于古沮、漳下游的楚郢都和汉魏六朝江陵城究竟在哪里?千余年来的流行说法都认为今江陵县北的纪南城遗址是故楚郢都,而古江陵城则一向在今江陵城或附近。果真如此,那就需要进一步全盘否定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或至少要对这些材料另作出符合于流行说法的合理解释。但迄今为止,流行说法对于本文引为主要论据的这些材料,往往是避而不谈,或存而不论。直接作出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并能加以否定者,亦尚罕见。

可是,如果本文所考尚非无据而且勉能自立的话,则邻近古沮、漳下游的古郢都、江陵城将不可能在今长江边的江陵附近,而只能在汉水边的今宜城南境。本文在探讨古枝江县地望,联系到《左传》所记春秋初年楚巴之战的地理形势时,对此已有涉及。这将成为探讨楚文化中心所在的一个牵动更广、内容更加复杂的问题。对此,我将在《古郢都、江陵故址新探》一文中,试作新的探索。

注释:

②7 拙作《古郢都、江陵故址新探》(油印稿)。有详考,尚未发表,曾于1980年十一月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提出。

②8 今本《水经注》原文作:“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水。”清人戴震据《汉书·地理志》改“淮水”为“东山”。今从之。

②9 今本于“汶阳郡”前衍“东”字。此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2页31下,沮水篇《疏》删正。

③0 今本“当阳县”前衍“故”字。此据《水经注疏》(卷目同上,页34上)删正。

③1 此“北”字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2,页36上,漳水篇《疏》增补。

③2 参阅《通典》卷183州郡十三,江陵郡“当阳县”原注。

③3 参阅《元和志》卷21,襄州“南漳县”条。

③4 参阅《寰宇记》卷146荆门军“当阳县”条;卷145襄州“南漳县”条。

③5 参阅《大明一统志》卷60湖广襄阳府古迹“临沮城”条。

③6 参阅乾隆《一统志》卷265安陆府古迹“临沮故城”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52荆门直隶州古迹“临沮故城”条同。)

③7 参阅《方輿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南漳县“临沮城”条。

③8 参阅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南漳县“临沮城”条。

③9 参阅吴庆焘《襄阳四略》(光绪32年铅印本)沿革略,页2上一下,“临沮”条引吴站语;民国《湖北通志》页703,卷18,舆地志十八,古迹四,远安县“临沮故城”条引《荆门州志》。

⑤⑩ 参阅同治《南漳县志》卷3, 页8上, 疆域, 附四至八到方輿纪略、“邑之正西”部分; 又卷10, 页1下, 里社, 附村镇关堡“长坪镇”条; 民国《南漳县志》卷5, 页12上, 建置志一, 乡镇“十二”, “豫成镇”条。

⑤⑪ 参阅《考古》杂志1963年第八期, 于省吾《郭君启节考释》一, 舟节释文(三)“颍尔之月”条; 《宋书》卷37州郡志三, 梁州新城太守“祁乡令”条云: “……晋《太康地志》作‘汭’”(原注: “音祁”。)

⑤⑫ 参阅乾隆《一统志》卷272湖北郧阳府古迹, “汭乡废县”条。

⑤⑬ 同上书, “昌魏故城”条。

⑤⑭ 同上书, “房陵故城”条。

⑤⑮ 据1963年二月七日原武汉市十五中历史教师戴声贤同志(现已退休)谈: 他就是南漳县临沮附近的人。临沮又名临沮寺。有古城遗址。当地人都知道这是个古代县城, 周围约四五里, 在城内西北部有斜坡。坡上有庙, 称为临沮寺, 当地传说, 即过去的县衙所在。1980年四月初, 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王善才同志和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徐德宽、朱德君同志等又去现场看了一下。初测遗址面积东西宽约五百米, 南北长约一公里, 由于时间仓促, 城址遗迹未发现。遗址上有不少陶片、砖瓦等文物。时限上起东周(有鬲足等), 下至六朝(有陶楼、菱形几何纹砖、及较厚重的素面瓦及兽面花纹瓦当等, 均为汉代至六朝时遗物)。

⑤⑯ 三国时关羽被擒杀地点, 《三国志·吴志》卷2孙权传作“章乡”; 卷9吕蒙传作“漳乡”; 卷10潘璋传、卷11朱然传及《蜀志》卷6关羽传皆作临沮。《水经注·漳水篇》(卷32)则作“临沮县之章乡……”, 故知章乡实即漳乡之简写, 属临沮县。

⑤⑰ 《文选》卷11, 王仲宣《登楼赋》中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云: “当阳县城楼, 王仲宣登之而作赋。”这与《水经注·漳水篇》所记在麦城之说不同。泉按: 《水经注》是对的, 因麦城正在沮漳二水之间, 符合《登楼赋》“挟清漳之通浦兮, 倚曲沮之长洲”的描述。汉末(王粲在荆州流寓时)的当阳城还在《水经注》时代的当阳城东一百四十里(古里), 即《水经注》所记之“当阳东城”。它不可能位于古沮、漳二水之间。

⑤⑱ 参阅同治《宜城县志》卷1上, 页30上, 方輿志, 山川, “蛮水”条; 卷1下, 页3上一下, 方輿志, 古迹, “故宜城”条。小尖山亦见乾隆《一统志》卷270, 襄阳府山川。当地通称之为“猫儿石”。

⑤⑲ 见《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当阳”县下, 刘昭补注引《荆州记》; 《太平御览》卷192, 居处部二十, “城”上所引《荆州记》。

⑤⑳ 参阅《方輿纪要》卷77湖广三, 荆门州当阳县; 乾隆《一统志》卷265安陆府建置沿革, “当阳县”。

⑤㉑ 参阅《康熙字典》“方”部, 十七画, “蔣”字; 以及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 页61, 魏疆域, 荆州襄阳郡, “蔣阳”条所考。

⑤㉒ 参阅《水经注疏》卷34, 页22下—23上, 江水二, 熊会贞按语。

⑤㉓ 参阅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页121—122, 《古巴国辨》。

⑤㉔ 参阅《方輿纪要》卷77, 湖广三, 安陆府荆门州“那口城”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陕西求友斋刻本)卷7之四, 页2下, 春秋列国都邑表, 楚地, “那处”; 乾隆《一统志》卷265安陆府古迹“权城”条。

⑤㉕ 详拙作《古云梦泽故址新探》, 油印稿, 页19—26, 已在1979年六月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提出。

⑤㉖ 参阅《水经注》卷32夏水篇, 杜预《春秋释例》卷6土地名, 楚地, “昭三年, 江南之梦”条; 《史记》卷117, 司马相如列传, “名曰云梦”句下, 司马贞《索隐》引诸家之说; 《通典》卷183州郡十三, 江陵郡“长林”县原注; 《寰宇记》卷146山南东道五, 荆门军长林县“云梦泽”条; 嘉庆《荆门直隶州志》卷6, 山川“云梦山”条。

⑤㉗ 参阅长沙王氏合校本《水经注》卷首, 页16上, “赵本”毕沅序。赵一清所谓: 《水经注》自唐李吉甫删后, 蜀版迁就, 遂失其真, 宋《崇文总目》遂缺五卷……”亦颇可概括当时情况。参阅同书同卷, 页51上, “赵笺刊误小引”。

⑤㉘ 参阅同治《宜城志》卷1, 页27上, 28下—29下, 方輿志山川, “汉水”; 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 见《地理学报》第22卷, 第4期(1956年11月); 页308, “丹江口至钟祥县的宽谷”部分; 及《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合组汉江工作队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页92, 第11章第二节, 航线(二)汉水中游, (1)“干流”。部分。

⑤㉙ 参阅《春秋释例》卷7, 土地名, 水名, “宣四年, 漳滏”条; 《山海经》卷5, 中山经, “荆山”, 郭璞注漳水; 《水经注》卷32漳水篇。

⑤㉚ 《续汉书·郡国志四》(中华书局新校本《后汉书志》第二十二, 殿本《后汉书》卷32)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下, 刘昭补注引《荆州记》云, 郢城在纪南城(楚郢都)东南; 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6, 引盛弘之《荆州记》云, 故郢城在当时江陵城〔按: 在楚郢都东南〕东北七里; 《水经注》卷34江水篇云, 郢城在江津(在当时江陵东南)以东, 据《水经注》卷28沔水篇扬水条, 郢城近扬水, 扬水

① 长渠。一般都说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创修，但“长渠”之名，在唐以前未见于记载，只《水经注·沔水篇》（卷28）“沔（其）水”条有“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一句，附于叙述木里沟之后，亦唯确指其即为长渠。在今存史料中，长渠之名，最早见于《元和志》卷21 襄州义清县“长渠”条。元代何文渊《重修武安、灵溪二堰记》中云，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曾主持修凿长渠，（原文见吴庆尊《襄阳四略·金石略》卷11，或民国《湖北通志》页2560—62，卷105，金石志十三，《重修武安、灵溪堰记》）这是我们现在所知关于修长渠的最早一次记载。木渠在今存记载中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书宜城修木渠记》后，奉呈宋寺丞，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53，及北宋郑潮《修宜城县木渠记》，见《郢溪集》（《湖北先正遗书》本）卷15。宋元时期，长渠、木渠屡有修筑，其兴废对宜城平原的农业生产影响极大。长渠延继至今，木渠位置当在长渠以北，下游今仍存在，考详拙作《宋元木渠考》（稿，即将在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上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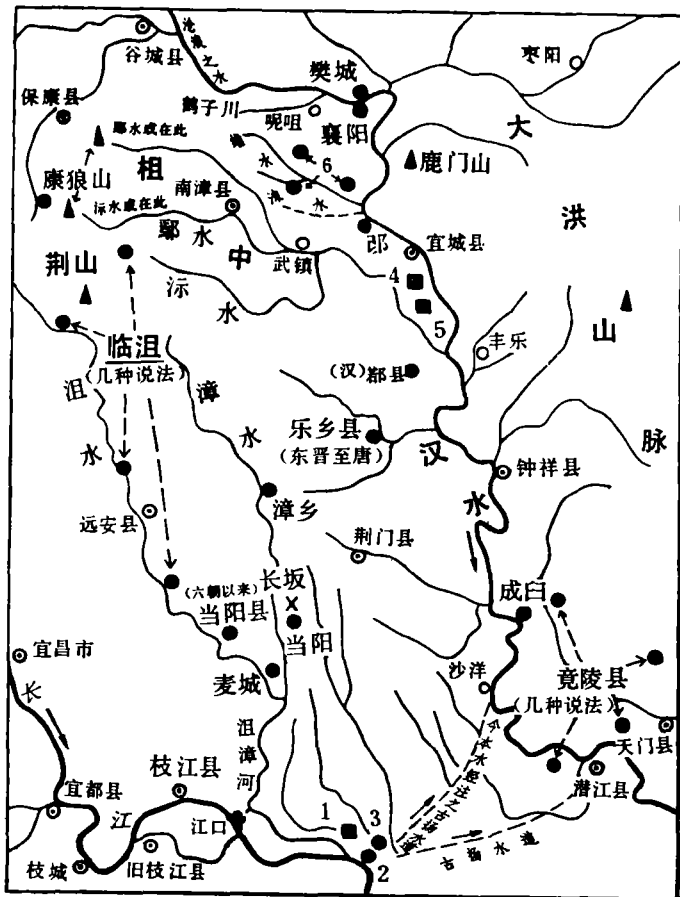
⑦⑨ 参阅《太平寰宇记》卷146，荆门军当阳县“沮水”条；《舆地纪胜》卷78，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上，“沮水”、“漳水”两条。

⑦④ 参阅《方輿紀要》卷75湖广一，大川，“沮水（漳水附）”条；《水道提纲》卷9、江（中），“（大江）至荆州府治江陵县西南境之洧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夷城合而南流，注之”句下原注，乾隆《一统志》卷272郢阳府山川“沮水”条；卷270襄阳府山川“漳水”、“沮水”条；卷265安陆府山川“沮水”、“漳水”，卷268荆州府山川“沮水”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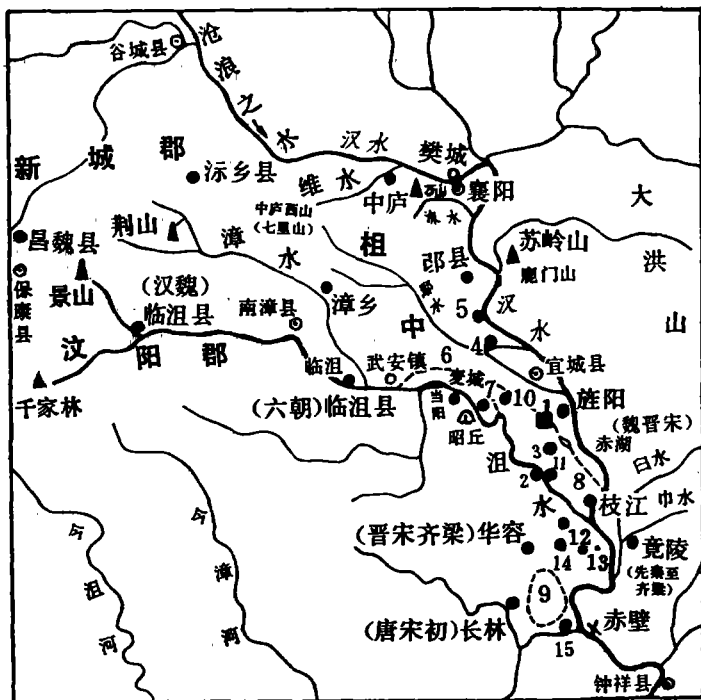
图(一)〔接近世流行说法〕

⊙今县 ⊙今市镇
 ○古都 •古县及城邑
 ×古战场 一古河(今已不存在)
 古今地名位置相同者、地名
 下加横线。(如当阳县、沮水、鹿
 门山)

1. 楚郢都及随后之纪南城。
2. 古今江陵县。
3. 古郢城(西汉郢县)。
4. 楚郢都、汉魏晋宋宜城县址第一说(今县南九里)。
5. 古郢都、宜城故址另一说或楚郢都(今县南十五里、楚皇城遗址)。
6. 中庐县(几种说法)。



图(二)〔按本文所考〕



图例同前:

说明(地名代号):

1. 楚郢都、汉江陵城、六朝纪南城、唐“楚故城”，五代至南宋“故墙”、明清“故襄城”、今“楚皇城遗址”。
2. 三国至东晋前期江陵城(吴、朱然修)。
3. 东晋至梁末江陵城(东晋桓温修)。
4. 楚郢都、汉魏晋宋宜城县。
5. 大堤城：华山县(宋齐梁)→汉南县(西魏、北周、隋、唐初)→率道县(唐贞观八年至天宝初年)→宜城县(唐、北宋)。
6. 汉代漳水下游大致水道。
7. 六朝时古漳水下游大致水道。
8. 汉魏六朝(阳)杨水。
9. 先秦“江南之梦”、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六朝巴丘湖、唐宋长林云梦泽。
10. 汉当阳城。
11. 江津。
12. 编县。
13. 那口城(春秋那处)
14. 华容(汉魏)
15. 巴丘(魏晋)巴陵(晋宋齐梁)